

柳州府志卷之四十

雜志

雜志者何不一類也凡志乘集傳之緒餘或詩話或叢談或歲抄或錄異或七修類藁或朝野僉載人自為說灑乎博矣他如說圃識餘樹屋書影事文類聚典洎舊聞及赤雅衛生方百粵風土記類雖不一其中有在柳言柳有不在柳而言柳要必於柳相繫屬者詳加採輯彙成一編以附其後則仍以不類類之云爾志雜志

柳州府志

卷之四十

雜志

一

漢淮陰侯當鐘室難作時客有匿其三歲兒者間詣蕭相國道侯無嗣狀蕭為之涕泣客驗其誠具告以實蕭曰子能匿韓氏兒乎中國不可居矣宜急走尉佗因作書與之佗得兒封以江上之田別姓韋厥後嗣續蕃衍今粵中韋姓皆其裔也但程嬰撫有趙嗣至今嘖嘖人口而淮陰之客杳焉無聞殊為可惜

桂林風土記唐光化二年融州刺史莫休符撰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卷今祇存一卷閩謝在杭小草

齋所錄舊藏徐惟起家卷尾稱獲諸錢塘沈氏是
洪武十五年抄傳雖非足本中載張因盧順之張
叢元晦路單韋瓘歐陽臚李渤諸人詩米唐音者
均未著於錄洽聞之君子亟當發其幽光者也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
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
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徵其意曰夫
生則柳樹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
如其言

柳州府志 卷之四十 雜志

二

呂衡州溫善謔子厚在柳州溫謔之曰柳州柳太
守種樹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
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民莫誠救叔兄莫湯以竹刺
莫果右臂經十二日身死其莫誠禁在龍城縣準
以他物歐傷十二日辜內死者各以殺人論宗元
上桂管觀察府狀右奉牒準律文處分者竊以莫
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他物叔兄
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
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

裴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
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伏乞俯賜興哀特從
屈法去全微命以慰遠黎

柳子厚守柳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書龍城
柳神所守驅厲鬼出七首福四氓制九醜此子厚
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
兮山之左蓋用此事

按此本許顥彦周詩話是柳侯劍銘原刻書於
白石韓昌黎廟碑亦云白石齒齒此明証也今

廟中所刻並非白石筆法軟弱入時又書字不
書名心竊疑之乾隆二十八年冬修志既竣選
郡邑諸生騰錄有王生名進者手攜家藏斷碣
而來云柳侯戟子園舊址在城西先人文德向
家於此雍正五六年間掘土樹藝忽得此碣縱
五寸橫一尺四寸上缺一角失去龍所兩字似
屬柳侯故物不敢私願請歸之廟余拭淨塵封
凝眸熟視見年下書名又碣尾有天啟三年龔
重得此於柳井中小字兩行其蹟半明半滅蓋

由明季至今又百有餘年始湮於井底旋理於
糞壤固宜字畫之剝蝕難識也况龔姓未得以
前不知幾經歲月則其為古碣可知稍有疑者
石質不白耳然此碣書法蒼勁縱非元和間物
亦是宋人臨摹之筆勝廟中石刻遠矣茲已鳩
工重修柳祠落成時即將此殘碣仍砌祠下以
俟識者辨其真贗云右江道王錦跋

柳宗元謫永州吳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
人及為柳州刺史武陵北還深為裴度器遇每言

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
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

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斥已十二年程劉二
韓皆已收拭獨子厚與猿為伍

滎陽鄭璠自象州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
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
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癯癭殃疝病不作物者又一
色紺碧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
瘴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

計輦六名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唐貞元十八年天水趙公務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為斂葬於城北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來求其葬不得卜筮五月甲辰卜於泰訃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為曹信是適吾墓

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為子範焉辛亥起土有木焉發之緋衣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人皆為流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恻焉如此哉

秦少游自柳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紹聖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題一詩於壁曰我為無名抵死求有名為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淚涕雨集徽宗踐祚流人皆牽復而少

游竟死貶所豈非命耶

撫水州蠻蒙承貴真宗祥符中數寇宜融州界詔以曹克明為安撫使俞獻可為轉運使王文慶馬玉楊守珍等為都監發潭州兵五千人討之上以蠻獠異類攻剽常理不足以勦絕且道險難進勅克明等設方畧攝其酋長但索取掠生口因而撫之克明獻可言蠻人去冬寇天河今又鈔融州諸砦剽劫官舍累以詔旨宣諭曾不悛革臣請便宜掩擊從之乃與守珍等分路進擊兵次黃泥嶺承

貴守要害賊悉衆拒官軍克明召山獠嚮導賈勇而進自辰至午大潰其黨因追襲至中房前村殺傷甚衆縱火焚其室廬積聚自此恐懼竄入山谷乃緣龍江南岸而東會日暮過石峽隘險士不並行蠻復連弩北岸克明遣猛士步涉與鬪至即走砦又設伏砦外是夜蠻衆大集遇伏發內外合擊斬俘無算乘勝搜山悉得牛馬享士卒於是曉諭恩信許以改過承貴面縛詣降克明數責之且犒以牛酒皆俯伏謝罪及聞詔旨赦令勿殺莫不泣

緩即陰中以禍省城察院旁有方三兒色甚妖麗志榮覘之夜屬門皂誘致卧內自知穢聞於外不能居乃往巡右江每謂兵備副史陳陽曰公可作成我陽解其意乃大索土官莫楊等金銀楊等具數請裁上下諸司聞風皆具謝禮銀編號送之如潘則曰米字號林則曰木字號都指揮彭鐸為之會計公然以為當得於是淫刑日逞全州判官莊昌期偶以事至志榮嘆其舉止近傲遂重撻之而死分守柳慶右叅將張祐盤出贓銀萬計疏聞於

上逮赴詔獄復命刑部郎中顧政錦衣衛千戶馬璘按問其事既覈實彭鐸乃自縊死於是志榮發貴州充軍天下快之

彭舉孫鐸身長七尺魁梧如神始仕管編操舍人適女苗以萬餘賊攻城初至銳甚闔城皆懼鐸請出破陣知府姜綰不可鐸因請舍人願從者三十人遂開門出繞賊後還擊之連射斃數人賊衆披靡鐸突入陣中出而復入者數四城中人見之勇氣百倍遂出擊賊賊大敗斬首千餘級姜綰自以

為功後征思恩岑濬歸同行者二十人經賊巢賊聚千人追之隱石間射中鐸兜鍪鐸下馬自蔽伺賊首出射鐸亦射之應弦而斃群賊乃退去由是威名振夷落遷都指揮掌都司印同時柳州金鏜為副總兵忌其威名軋已思所以陷之會巡按御史朱志榮將出巡欲金鏜與俱俾索賄於兩江土官鏜私於志榮曰故事無總兵陪行者且彭鐸素與土官交與之偕行必得所欲志榮以告鐸鐸辭不能志榮怒視之曰君果不欲行乎鐸懼聽命

然心知為鏜所賣無由以免遂行至賓州右江叅將有怨於志榮發其事贓賄如其數籍入鐸無分毫私焉然亦由是並劾鐸鐸歸語人曰吾得罪金鏜實為之要當與之同下水不輕置也鏜聞之懼以百金賂鐸所親致仕指揮覃南壽殺之鐸武人不能固節為人所使不能無罪然原其心實有不得已者今廣西通志著鐸為貪更又謂其懼罪自盡蓋但據其迹莫悉其中細微曲折事且為志榮地嫁惡於鐸也

明陽朔獐廖金濫乘古田之亂肆行剽掠都御史
應欜謀於兵備茅坤設計勦平金濫走荔浦居南
源隆慶五年古田賊平未幾餘黨韋狼要復嘯聚
金濫糾衆起南源應之攻土舍莫棟營襲古西巖
口進據山灣而金馬沙田三洞賊酋皆附焉萬歷
元年冬都御史郭應聘檄副使莊國貞叅將王承
恩王瑞指揮徐明千戶張世勳等調向武都康田
州兵萬人擊捕承恩曰山灣永安障蔽也今為賊
據是未與人鬪而先斷吾右臂永安一失蔓延賀

昭則府江危矣急引兵分道並進遂破山灣誘擒
韋狼要奪復峯門下南源又破榕崗諸賊賊皆詣
降而金濫夜遁入大水田堡收殘衆得千人更為
保聚結永福邊山理定及洛斗托定賊襲殺洛容
尉會懷遠諸徭叛勢尤張應聘召總兵李錫叅將
王世科等集議將督師大征而分兵萬人戍陽永
府江叅政吳一介曰陽永密邇省地輟西師以事
此固不可然緩之亦非計今賊聞主帥西行必不
吾備誠假一介精銳數千便宜勦之一鼓可滅也

應聘許諾竟予兵萬人聽一介調發乃先事陽朔一介盡撤諸戍兵簡較閱月為持久狀因而得死士二千五百人次者亦二千五百人又次二千人再次者二千二百人羸弱者乃八百人先以弱卒治軍裝齎糧由常安抵板橋驛望懷遠進發而密以死士分五哨問道銜枚東甲趨雞籠雷公白馬江口龍口等巢皆披蘿陟磴而升搗其穴以其次分三道由紅蓮鳳凰遇龍等堡扼其險以其又次分四隊由刁小芒隘白面暗源諸村聲其援更以

其再次抵馬蹄涼停楓木德勝各隘防其逸部署既定以三年八月朔日起事方是時賊方寇洛容偵官軍往懷遠者絡繹於道而陽永竟棄弗問也韋銀花謂金濫曰夫官軍戍府口號萬人今聞盡撤而西而行者皆老稚不足千人其他安往乎陽朔碎江諸巢吾之腹心而金寶咽喉也萬一失守奈何金濫貪而少謀曰吾得融洛則北可以援懷遠而東足以翼古田何慮朔也已而洛容諸村寨老併力拒戰圍十餘日不下金濫乃稍稍復走大

水堡甫及界牌各道兵火銃皆發三面遮擊賊驚疾馳奔金寶堡而四隊兵齊會戲下匪遶數重金濫大駭謂銀花曰官軍得吾寨乎悔不用若言乃為所賣因與其屬八千餘人衝突而前殊死戰揮鏢奪擊我軍為却者三而五哨兵則已乘虛盡破碎江右隘巖塘涼境廟門猶山諸巢火其廬俘獲老少婦女一千二百五十有奇哀號振山谷金濫亦泣遂與其屬廖金蓋金線韋狼爪銀花等皆就擒乃悉梟以徇三軍餘黨俘獲殆盡

桑悅字民懌以才名吳中書過目輒焚棄曰已在吾腹中矣敢為大言以孟子自況或問翰林文章曰虛無人舉天下惟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玘為諸生上謁監司稱江南才子監司大駭延之校書預刊落以試悅文義不屬者索筆補之年十九舉成化元年鄉試試春官答策語不雅馴被斥三試得副榜年二十餘耳年籍誤二為六遂除泰和訓導學士邱濬重其文屬學使者善遇之使者至問悅不迎豈有恙乎長史皆銜之曰無恙自負才名

不肯謁耳使者遣吏召不至益兩使促悅怒曰始
吾謂天下未有無耳者乃今有之與若期三日後
來瀆則不來矣使者恚欲收悅緣濬故不果三日
來見長揖使者使者怒悅脫帽竟去使者下階謝
乃已遷長沙通判調柳州會外艱歸遂不出居家
益狂誕鄉人莫不重其文而駭其行初悅在京師
見高麗使臣市本朝兩都賦無有以為恥遂賦之
居長沙著庸言自以為窮究天人之際所著書頗
行於世

徐中行翊叅政廣西行出象州計此必多象問之
舟人云此絕無象中行心疑其何以得此名明旦
蚤行見山崖水次象以千數或飲或食或趨或卧
其狀不一中行詰舟人曰你謂無象此為何物舟
人曰此山氣所結日高當不見中行不信至日出
象漸散滅無一存者乃知古人以其氣名之然山
無象而氣乃爾不可曉也

始興令柳州楊應隆之祖掘地種竹忽地中鏗然
有聲得一石甕發之有物數百長三寸餘見其上

下膚如穀形去膚熟之真是大米香美異常食者
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嘗聞臧
經云太古之世穀長五六寸人壽皆數百歲又圖
經稱崑崙之墟有木禾食者得上壽甕中之穀豈
其餘粒耶

陳坦然梧州人博學有辨才膽氣雄壯然諾不苟
當機權變敏捷景德中舉進士未賜第歸值宜州
兵殺守帥脇判官盧成均以叛偽稱南平王擁衆
數千攻象州坦然以成均同郡單騎行賊壘射書

帳下為陳禍福曰君佐郡不能撫衆以及於亂乃
其心偽號提烏合剽劫天朝帶甲如林取狂寇直
壓卯耳奈何赤族從叛人入湯鑊耶初象城無備
將陷成均得書欲歸降緩攻而王師至城賴以全
賊又遣別部分掠南路趨容境所至摧陷坦然語
容守陳延賞曰賊勢慄悍難以力競願抵賊營諭
以逆順當解甲歸我遂詣賊壘曰天朝正朔被四
海而輦嘯聚不祥有詔誅首惡而輦能改圖蒙上
賞何草間求活耶賊中陳賈二帥率首領詣郡降

賊平大將以狀聞有旨令遣赴闕官之賜袍帶不受願就殿試許之隨以艱歸起補吳川簿調餘杭擢漳浦令佐桂州幕時借禁卒五百伐材修守具會師燕客俄告卒譟各相顧色沮師曰亟閉關以虎翼五百擒之坦然屏人語曰急之則鋌而走險適以堅其叛耳亟趨撫諸卒責主者苛事得解排難息紛大率類此仕至太子贊善大夫殿中丞按射書聊城魯連之外世不多見今又得之坦然其為功於象不淺矣至單騎而踰賊壘呼吸

而戢噪兵識力膽量實出尋常之外詎謂以經生而少之歟

象志州南里許江之東岸名石龜坪有石內產石龜州人如相約往取日不獲一若不約往則獲而歸

按石龜形同黃蜆即不燕也以醋磨其頂則旋轉盤匝中用米畜之數月後尚能遊走

其將軍陸有仙術率兵至象州塘頭村之南炊飯熟螺以食適敵至陸即置釜於地傾螺於田率兵

往禦後他處所產螺俱有益惟此田中獨無至今
置釜處宛然釜形印於石上

象州西鄉里大殿村北二里為屯田墟當道有大
石一方圍丈餘高可四尺上有注水池濶二尺深
一尺終年不涸不溢趨墟人賴以濟渴好事者屨
之竭頃刻復盈如故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
易衣盡為灰燼余乃為文醮訴於帝帝懇我心遂
爾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
此龜神明而不食可置諸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
上常貯巾箱中忽有小黃門恩渥方深而為骨肉
所累將竄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龜勅之曰
南方多巨蟒常以龜置於側可以無苦闕者拜受
而懷之洎達象郡之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
投宿於旅館飲膳芻豢燈燭供具一無所闕是夜
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
於階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大如綫直上高三

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游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已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至羅拜庭下曰昨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誤殺一蛇衆知報冤蛇必此夕為害側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敢遠去止在近山巖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乃神明所祐非人力所及也久之行人漸至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糜爛自此無復報冤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應召歸長安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此生全

南方之人永祛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

宋吳點字聖與邵武人元豐五年進士與蔡京舊京拜相點為太僕丞求去京不樂以郡倅處之終身同縣朱在第十大觀五年進士後秦檜用之柳州在恥出其門以父老歸屢召不起號悠然居士元祐黨籍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

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
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臣子之戒又詔
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
遵制揚功彰善瘴惡以詔先烈臣敢不對楊休命
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

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柳州府志 卷之四十 雜志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曾任侍制以上官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勗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禹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份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觀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灝 陳次升

謝文瓘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柳州府志 卷之四十 雜志 十九

張保源 孔平仲 衡鈞 袁公通 洪百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均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拯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遂 周永徽

高漸 鮮于綽 張夙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迴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商倚	尹材	龔夬	馬涓	余千	余爽	宋保國	謝潛	梁俊民	楊懷寶	張溥	林膚	高遵恪	梅君俞	黃遷	劉勃	呂彥祖	都
陳祐	葉申	王回	孫諤	李格非	鄭俠	黃隱	陳唐	王陽	倪直儒	許安修	葛輝	黃才	寇宗顏	莫俠	王拯	梁寬	秦希甫
虞防	李茂直	呂希績	陳郭	陳瓘	常立	畢仲游	劉經國	張裕	蔣津	劉吉甫	宋壽岳	曹盥	張君	許堯輔	黃安期	沈千	錢京祥
李社	吳處厚	吳儔	朱光裔	任伯雨	程頤	常安民	湯	陸表民	王守	胡潛	王公彥	侯顧道	李修	楊肫	陳師錫	曹興宗	周綜
李深	李積中	歐陽中立	蘇嘉	張庭堅	唐義問	汪衍	司馬康	葉世英	鄧元中	董祥	王交	周遵道	逢純熙	胡良	于肇	羅鼎臣	何大正

柳州府志 卷之四十 雜志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衮 洪羽 趙天佐

李新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鏐 蕭利 趙鉞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圮 向紉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柳州府志 卷之四十 雜志

主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冰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器 高士權

李琬 劉賢濟 姚雄 李基

內臣

梁維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宸 曾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端 閻守勤

王 紱 李 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 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 祐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 桂 章 惇

右元祐黨籍蔡氏當國實為之徽廟遺詔迺黨
人出籍高宗中興復加褒贈及錄其子若孫公道
裕民節義凜凜所謂誦於一時而信於萬世矣其
行實大概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十三
人迺暉之曾大父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真觀

柳州府志 卷之四十 雜志

三

贈正奉大夫暉幸託名節後敬以家藏碑本鏡諸
玉融之真僊巖以為臣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
既望朝奉郎權知融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使吉雲
沈暉

按曝書亭集內有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跋云
元祐黨籍徽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
人爾既而蔡京復大書頒郡縣以上書人及已
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碑稱皇
帝嗣位之五年蓋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

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侍制及餘官亦已
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
存者定為邪等降責編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住
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於
斯時者矣豈復有所忌憚乎其後張綱看詳謂
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十七人外益以上官
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共
一百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
數而龔頤正遂米三百九人之事跡咸元祐黨

籍列傳譜述一書凡一百卷蓋惟恐其闕然則
小人之厄君子適以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
矣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桂林勒之崖壁故至
今獨存碑後王珪章惇姓名漫漶者為瀑泉所
泐也又按史載洪武中吉水胡壽昌遷廣西按
察使司僉事聞元祐黨籍碑在融州山谷中早
出碎之查僉事署駐桂林不知胡公當日何獨
告近而圖遠今閱融碑亦完好如故豈無公有
其意而未舉行抑載筆者所傳聞異詞但衆正

之名賴此蠻徼一片石赫然常在謂非山靈阿
護之不得也用列簡編以告來者

嘉靖二年七月望後府署守宿者見一長人步入
驚怖郡呼移時而去尾之入右江道內古榕樹
下遂不見知府王顯高次日入道見其樹大踰十
圍蔭廣數畝詢知其事為怪已餘百年諦視樹根
有竅出烟如縷晝夜不絕乃遣人伐樹其中得毒
蛇數十皆殺而棄之怪自此息

萬歷二十三年行兩粵買龍涎香此香不產於粵

在廣東澳買之一兩費可百金但其真贗難辨按
張世南游宦記聞云諸香龍涎最貴廣東市直每
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千出大食國近海傍
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
三載土人更相守視候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
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
又有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為
太陽所爍則成片風漂至岸人取之龍涎入香能
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云

龍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為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玉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和香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云龍出沒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性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薄洲嶼積多年風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香可

入香用餘二者不堪

永新龍之明崇正末累官太僕少卿分守柳州募兵徵餉得殘卒二千人濬壕築壘為守具未幾兵至圍城之明率士卒冒矢石晝夜防禦外援盡絕勢不支有開門內應者城破之明被執諭之降不聽殺之先是柳城圍急或勸之去之明曰死吾分也引佩刀示志賦絕命詩藏衣帶間妻朱氏與同官婦匿深谷及是聞難歎曰吾夫得死所矣奮身墮崖死柳人哀之收其夫婦遺骸葬鵲耳山

蘇銓本衛指揮明初柳郡向無城郭洪武四年縣丞唐叔達始築土城十二年詔易以磚工程浩大同官互相推諉上命銓董其役銓慨然獨任不辭勞不惜費未及兩載工竣其墉屹屹固如金湯至今賴之餘見名宦

計仲政馬平庠生勇毅有謀洪武十五都獐賊屢叛官兵莫敢誰何知縣張霖奇其才乃薦於上授五都巡檢職由是谿崗反者皆被擒獲諸蠻懾服詳見計氏豸龍傳

孫麒本衛指揮以功陞柳慶叅將請於韜畧善用兵景泰初獐賊數萬人猝至城下四面圍攻麒與知府陳駿從容榜投城下諭以禍福賊乃解散遂追擊大破之斬首無算自此獐賊望風而靡不敢犯境

金堂本衛指揮擢潯梧叅將有功陞廣西總兵掛征蠻將軍印智勇兼備動合機宜正德三年柳慶獐賊猖獗堂提兵分哨進攻撫勦並用賊皆降郡賴以安

古崧姓趙氏名鳴陽吳江人能文义手立就以救鄰鋪獲罪戍雲南明丙辰會試斷么絕六之謠其已事也國亡遁跡桂嶺三十餘年孫延齡逆命召之辭與渾融性因為友性因明給事中金堡也粵西留守瞿式耜督師張同敞既死事性因以方外上書定藩乞收葬墓在棲霞北毛冢村渾融命其徒為致四時之祭式耜字稼軒常熟人高歷進士同敞字別山江陵人居正裔孫也渾融楚之沅州人父張楚珩崇正初柳州馬平縣尹渾融之避地

入粵以其父故有恩於狼獾諸夷耳遺像使氣襲眉宇性因依渾融以死古崧以延齡欲強致之復遁去不知所終

俞文耀字樸存浙江錢塘人原任督學三秦陳琛之子也十歲失怙性醇篤工筆劄事兩母以孝聞既長援例就中書康熙庚寅歲授雲南麗陽別駕有循聲旋丁兩內艱回籍服闋除廣東化州牧尋調潮陽三河壩督理鹽政後二年擢兩廣潮惠汀贛鹽運分司適粵東歲歉潮州尤甚道殣相望太

守李計無所出文耀目擊民艱嘆曰凡我同官盡食朝廷之祿顧茲餓殍誰無保赤之心予安忍以越俎微嫌坐視其委於溝壑而莫之救耶於是盡輸積年廉俸三千金糴粟賑之灾黎賴以全活者幾及萬人嗣緣海場鹽觔顆粒無產國課有虧遂罷職貧不能歸寓粵數載雍正十年兩廣總督鄂公素知文耀居官廉明諳於鹽政委辦新疆帑鹽開立埠基於古州設倉房運館於柳州貯倉挽運因融懷及溶江一帶水道俱屬溪流駁載小船商

民便之卒年七十有七子若孫皆世守其業遂家焉

論曰士苟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若文耀在潮非有牧民責也乃蒿目灾黎毅然不避越俎之嫌而能蠲俸輸粟以活萬人可謂惠在書之以告守官者

孟端字方臣正紅旗漢軍乾隆十五年知柳州府事為人慷慨好施在任九載修城隍廟建觀音堂重葺東門武帝閣每歲施藥濟人隆冬沍寒即飭

製棉衣百十襲捐給之窮民賴以存活者不少又嘗體恤屬員如來賓令湯奕濬罷官時虧缺帑項七百餘金端甫抵任知其清廉代為彌補至於融令閩東益亦然後蠲陞監司回籍案方書曰南人凡病皆謂之瘴率不服藥惟事祭鬼設犯傷寒陰陽二症豈有坐視而不藥耶且南方之人徃徃多汗上盈下虛用藥者妄發汗吐下其禍可立而待也瘴癘之作率因飲食過度氣痞痰結栴榔能下氣消食化痰故嶺南之人多食之

此可類北人之食酥酪北方地寒食酥酪故膚理緊密一旦病疫當汗則閉塞而汗不得出所以病多難治嶺南地熟食栴榔故藏氣疏泄然一旦病瘴當下則虛羸而本不能堪所以土人多體瘠面黃蓋栴榔為患習而不覺耳

宋王裴瘴瘧說曰南方天氣溫暑地氣鬱蒸陰多固閉陽多發泄草木水泉皆稟惡氣人生其間元氣不固感而為病是謂之瘴輕者寒熱往來正類瘵瘧謂之冷瘴重者溫熱沉沉晝夜如卧炭火中

謂之熱瘴甚者一病失音莫知其所以然謂之瘴
瘴冷瘴不死熱瘴久而死瘴瘴無不死此方書之
說也愚謂瘴瘴者非傷寒失音之症乎非中風不
語之症乎治得其道間亦可生安得謂之無不死
若熱瘴乃是盛夏初秋茅生夾道人行其間熱氣
蒸鬱無林木以蔽日無水泉以解渴伏暑至重因
而感疾或飲食不節偶成此症熱晝夜不止遲治
一二日則血凝竟不起矣南方謂之中箭又謂之
中草子然挑草子法以針刺頭額及上下唇仍以

楮葉擦舌皆令出血徐以藥解其內熱應手而愈
安得謂之久而死耶至於冷瘴或寒多而熱少或
寒少而熱多亦有疊日間日之異及其愈也瘡發
於唇驗其症即是瘴本非重病每因誤治而致禍
亦不可以不死而忽之但診脉息極微見其元氣
果虛與附子川烏等藥而愈或誤投以寒藥所謂
承氣入胃陰盛乃亡若診其脉息洪盛審其症候
實熱且服和解等藥而徐治之或誤投熱藥所謂
桂枝下咽陽盛則斃但診脉息而用藥萬不失一

然觀其形氣之怯壯察其脉息之虛實參以病之
盛衰分其症之陰陽極工巧以審之其庶乎頃自
入廣以來但用修養之法晨興盥漱後先服平胃
散間或投以不換金正氣散洗面後啖少粥以時
蚤食申時晚食夜則服消食等藥聚食宜節飲不
宜大醉及頻數耳但一日之間寒暖變須脫著
以時少食生冷則脾胃自壯少食油膩則胸膈自
快無大忿怒以傷天和重節色慾以固真氣如此
調攝決可以無恙也

瘴母至大如車輪四下擲人中之者為痞悶為瘋
瘧為汗死人若伏地縱其自擲則無恙四瘴皆乘
草木翦勃日氣敲爍所成而青草黃茅最為毒烈
春夏之交草長而青秋冬之交草衰而黃二時氣
候不常蘊隆重衾臘月揮扇咄嗟呼吸冬夏便分
且桑中衛女上官陳娥偷香竊笑其不死者幸而
免

炎方土脉疏地氣外泄人為常燠所熯膚理不密
兩疏相感草木之氣通焉上皖鬱悶虛煩下體凝

冷吐之不可下之不可用藥最難但宜溫中固下
升降陰陽及灸中脘氣海三里或灸大指及第五
指皆能止熱余試立驗如用大柴胡湯及麻黃金
沸草散青龍湯是膠柱鼓瑟也甚不敗矣
嶺南不惟烟霧蒸鬱亦多毒蛇猛獸故編類集及
嶺外代答本草諸書備言蛇虺蜈蚣諸毒最當謹
者夜起不可倉卒亦不可無燈又不可不穿鞋襪
嘗聞有人中夜下榻而蜈蚣偶棲草鞋上傷其足
得香白芷並雄黃末服之藍澱汁傅之乃愈又一

村婦倉卒吹火不知火筒中偶有蜈蚣驚竄入喉
致下胸膈悲聲求救傍一人云以小豬斷喉取血
又雞血尤妙令此婦頓喫須臾更灌生油一口遂
惡心蜈蚣滾在血中吐下續飲雄黃水方漸安又
有人被蝮蛇咬遍身腫裂口吐黃水良久悶絕有
一道人以新汲水調香白芷末二錢灌之立甦再
服即愈道人云此合用麥門冬湯今倉卒以水代
之亦效又有被蛇傷而垂困者一僧以五靈脂一
兩雄黃半兩為末酒下一錢即愈又方如前治蜈

蚣藥或得白礬火上炙洋滴在傷處亦可又虎傷亦以白礬末摻瘡封裹之蜈蚣傷又用雞冠血及雞屎塗之亦可又方取大蜘蛛一枚縱其嚙所傷處令吮其毒候蜘蛛困悶自落却滴冷水數點以活之如覺未愈更取一枚嚙之使毒盡自愈治蛇入口並七孔中者割猪母尾瀝血口中並孔中即出卒為蛇繞不解用熱湯淋之或以人尿治之蜘蛛飛絲入口用紫蘇葉嚼之即愈草子即寒熱時疫南中吏卒小民不問病源但頭

痛體不佳便謂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小錐刺唇及舌尖出血謂之挑草子實無加損於病必服藥乃愈

火箭總無形迹只用口咒手訣暗以射人為其所中者痛熱難當急則立仆流血而死漫則隔日頭目腫裂而殞其法最為秘傳故妖者常學以報仇惟身帶黃金可避

閩廣多蠱或謂凡至旅寓當叩主人云爾家有無蠱毒耶問之即不行夷堅辛部載解毒咒云姑蘇

啄摩耶啄蠱吾毒生四角父是穹窿母窮是舍耶
女眷屬百千萬吾今悉知汝摩訶鄭景盟集閩廣
蠱毒名曰超生有林宰家顯得其二咒曰本師末
來祖師來末三百六十祖莫能吾前要反生急急
如律令又曰本師來一祖師來末咒作牛咒喫泄
草入人腸急急如律令又曰有手訣稱不能記藥
則升麻一味水調服
嶺表山川盤鬱氣聚不易疎洩故多嵐霧作瘴人
感之多病臃脹或蠱俗傳百蠱為蠱所毒人益濕

熱之地毒蠱生之非第嶺表之家性慘害也
飛蠱其來也有聲不見形如鳥獸啾啾唧唧然中
人即為痢便血醫藥多不差旬日間必不救
蠱藥種類不一用法亦嚴或以木土易人五臟或
置鷄鴨食中入腹復生長翅足或攝人魂至家終
夜力作力竭乃死或潛移家貨物如已平樂梧州
亦有之漢人有捕得造蠱者則羣執生瘞之或投
烈火中

挑生者妖術也以魚肉請人遂作術於中人食之

則此物遂活於胸腹害人至死而後已也嘗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時李壽翁為雷州推官得一方甚妙云食在胸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仕官長病此故為揭出

蠱毒民間無有惟獮婦蓄之相傳以五月五日往山澗中用新布衣及首飾銀簪等物鋪地上盛盆水於其傍婦女裸體歌舞以降藥王俟虺蜴毒蠱來浴盆內遂傾水於陰濕地生菌蕈取研為末納鵝毛管中插貫髮內溫養生細蟲統統如蠶初出

則蟲生矣常置厨竈溫暖處藏之蠱初成者尚未有毒緣因初婦有所私與夫不睦乃從蓄蠱婦教之置飲食中餌其天與所私自然和合謂之和合藥亦名粘食藥日久此藥漸毒遇藥發時遍身搔癢必欲毒人而後已或無外至者即夫與子亦必施焉但另與解藥宣泄之不至為害且混傳蓄蠱者身後即得為藥王毒死之魂即為從役故愚獮多蓄此物土人入獮村占其屋下無灰煤及婦人面黃色眼弦赤爛者即知為有蠱之家今人下鄉

用銅筋遇食而敲其碗蠱即避之不能為害或用銅筋插入飲食中而輒黑者弗食

五月五日聚諸蟲豸之毒者並置器內自相吞食最後獨存者曰蠱有蛇蠱蜥蠱蟻螂蠱視食者久斲卜死者遲速蠱成先置食中味增百倍歸或數日或經年心腹絞痛而死家中之物皆潛移去魂至其家為之力役猶虎之役俵也其後夜出有光熠如曳彗是名飛蠱光積生影狀如生人是名挑生影積生形能與人交是名金蠶於是任意所

之流毒鄉邑殺人多者蠱益靈家益富恭富昭賀蠱術公行尚官潛知其狀令巫作法壓之取婦埋地中出其首澆蠟燃之以召寃魂魂不能附撞婦代鬼返罵乃死否則不能置之法也鮑明遠詩吹蠱痛行暉蓋飛蠱也按周禮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慝疏云地慝蠱事人所為也周時荆揚不入職方王制南不盡衡山則西北亦有蠱矣國語曰宵靜女德以伏蠱慝為女惑男如蠱使人形神雙喪精魂為其所役也張衡思元賦咸姣麗以蠱媚兮增

媿眼而娥眉則房中亦有蠱矣何必鳩舌雕題騷人羈旅始為惑哉

凡中蠱者顏色反美於常妖姬望之而笑必須叩頭乞藥出一丸啖之立吐其怪或人頭蛇身或八足六翼如蝌斗子斬之不斷焚之不燃用白礬澆之立死否則對時復還其家余久客其中習知其方用三七末葶藶為丸又用白礬及細茶分為末每服五錢泉水調下得吐則止按古方取白蘘荷服其汁併卧其根呼蠱者姓名則其功緩也

正統間吳江周禮行貨廣西思恩有陳氏女寡返在室贅為壻凡二十年有子已十六歲矣禮忽思歸妻不能止寘蠱食中禮不知也因令其子隨之默囑曰若父肯還則與醫治因授以解蠱之法禮至家蠱發腹脹飲水無度其子因請還禮曰吾亦思汝母奈病何稍瘥即行矣曰兒能治之即反禮告渴以瓦盆盛水近口傍欲飲則掣去之如是者亡慮數百次煩劇不可當遂吐出一鯽魚撥刺尚活腹遂消蓋蠱中多有限年限月之蠱稍踰期則

毒發不可救故寡婦號鬼妻人不敢近旅客娶之多受害焉

懷遠志有變婆之說初甚駭之及詢之父老僉云舊有一婦人變虎而去按查徭龍一帶俱屬徭人住在深山窮谷常與相狎男婦俱有變者查其變有二有活變有死變死變者其人已死上氣已絕其氣全醞在下及備棺埋葬後或一日二日自開棺而出依然回家但不能人言兒女罵不與之食遂去不知所終活變者康熙三十三年四月內徭

龍有一男人賈姓年五十餘歲其壻係城廂人久住壻家壻見其有尾及身毛漸長畧不省人事壻送其回家至半途山中對壻曰吾不回家矣遂滾落蹊谷中而去後出板江村拿人二鴨口吮其血而棄其鴨身聞初變時止食血不食肉云見其毛漸長上體有衣下體無衣人喝之不能言語緩則依然人行急則兩手下地為四足走常與虎相伴不食煙火虎得物與之分食徭人不論男女俱戴手鐲或白鐵或銅懷遠人常捕得虎見虎前兩脚

俱有手獨蓋猺人所變也事屬駭異本不足信但父老所傳聞姑志之

山魃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肢其牝好傅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遇雄者謂之山丈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屬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魃其人素有輕齎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

甚喜謂其人曰安卧無慮也人宿樹下夜中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魃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歲中每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畬耕地種植並是山魃穀熟則來喚人平分之性質直與人分不多取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

木客形如小兒行坐衣服不異於人出市作器工過於人好為近體詩無烟火塵俗氣自云秦時造阿房宮採木流寓於此嘗見其賦細雨詩云劍閣

鈴逾動長門鐙更深按唐詩酒盡君莫沽壺乾我
當發塵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木客所作也蘓長
公云山中木客解吟詩然則詩學淵源由來遠矣

柳州府志卷之四十終

柳州府志 卷之四十 雜志



四十

柳州府志四十卷首一卷

二十冊

清劉組曾吳光昇纂修

清乾隆刊本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圖書館油印

印數一—五〇

每部定價

圓